

总揽架构 纵横评述

□ 梁镇川

几十年来为文作序,觉得最难以总览驾驭,最难以谋篇布局,最难以下笔撰写的,莫过于为13卷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,主撰《总论》。

2008年,我已退休赋闲。时任吕梁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朱锦平,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,省委宣传部组织出版了一套《山西文学艺术大系》,很有影响。部里也计划编辑出版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,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影视、曲艺、美术、书法、音乐、舞蹈、文艺批评、民间文学等文学艺术门类,大致15卷左右,已责成市文联闫广聪(时任吕梁市文联主席)他们组织实施。需要写一

篇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总论》冠于卷首。你多年担任宣传部、文化局领导,总体情况比较了解,这篇《总论》就由你来主笔撰写吧。

我听了,喜忧参半。喜的是领导如此信任、尊重,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。《总论》冠于各卷之首,流传后世,功德可珍。忧的是如此时间跨度大、涵盖面广、作品数以千计的《吕梁文学艺术

本土文化,外来文化,四元汇一、水乳交融、浑然一体的文学艺术长卷。

固然,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诸多文化元素,比如佛教文化、道教文化、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等。但吕梁文学艺术家主要是基于上述四种文化元素,结合吕梁生活实际,借鉴性、创造性地融合重铸,从而创作出既具有世界文学艺术、中华文学艺术共性,又独具吕梁文学艺术个性的文学艺术作品。

《总论》进一步阐述:

继承传统,是一个与时俱进、选择吸纳、融合重铸的创新过程。当我们继承传统之时,我们已经属于传统;有的已经成为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优秀篇章。人类的文化传统,如同一条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大河。在悠悠岁月、九曲十八弯的历史长河中,总有许多支流不断汇入,又有不少河汉分流而去。大浪淘沙。传统总是在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过程中,融汇优秀的精华,淘汰粗劣的糟粕。于是,文学艺术便在选择、融合、淘汰、创新中繁荣发展。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便是在这一过程中积淀的精品。它们既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,又具有鲜活的时代创新性。而其中占大量篇章的现代、当代文学艺术作品,则是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,对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外来优秀文化成果,选择、吸纳、融合、创新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学艺术作品。

对其本质特性的概括也就有了可能。即使这样,我们也只能从半个多世纪以来,也就是从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,提炼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。

一是从思想内容上看,吕梁文学艺术作品是时代的写照,是历史的见证,是吕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火热生活的本质反映。

二是从创作方法上看,吕梁文学艺术作品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主,同时兼容国内外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,呈现了追求个性化的创作风格。

三是从艺术风格上看,吕梁文学艺术作品力求体现中华传统的美学风格。

四是从地域特色上看,吕梁文学艺术作品具有黄河地域浓郁的乡土气息,追求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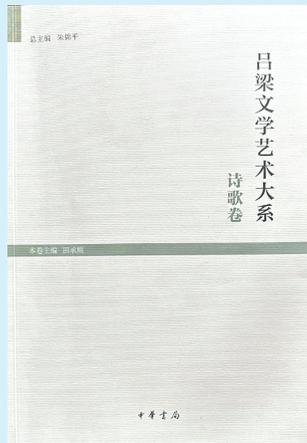
的黄土地,浇灌着滔滔黄河水,吕梁文学艺术走过了几千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。作为时代风云的浓缩、民族精神的升华、人民意志的支柱,吕梁文学艺术融汇于华夏文化波澜壮阔的长河之中,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,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煌煌巨制——十三卷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,就是吕梁文学艺术的精华荟萃。”

“当本概论行将结束的时候,笔者不禁陷入无限的遐想。面对如此浩瀚的吕梁文学艺术宝库,洋洋洒洒,数百万言,风韵别致,灿烂辉煌。那文章的意韵、诗情的激荡、戏文的情趣、旋律的悠扬、舞步的飘逸、线墨的飞动、画面的秀美等等,无不闪烁着艺术的光芒。于是,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。时代在前进,社会在发展。文学艺术理当随时代和社会,进一步繁荣和发展。当读者捧读、欣赏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的时候,定当会想到如何继承和发展吕梁文学艺术事业,定当会企盼更多的文学艺术扛鼎之作问世。倘若如此,便足以慰藉我们编辑出版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的初衷了。”

《总论》长达2万多言,经过一个多月的构思、撰写;几经各文学艺术门类的作家、专家讨论,反复修改,方才定稿、交差。

术大系总论》,自己拿得下来吗?

接受任务后,深感其难。对几千年来,重点是新中国建立以来,吕梁全区囊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影视、曲艺、美术、书法、剪纸、音乐、舞蹈等诸多门类的文学艺术,作总体评论,何其难也!正如在《总论》开头写的,“说实在话,要做到全面、系统地总论时间跨度几千年,囊括诸多文学艺术门类的吕梁文学艺术,绝非易事。本文只能本着厚今薄古、详今略古的原则,以宏观论全貌、微观论特色的方法,择其主要文学艺术家的重要作品,做一大致的扫描和概括的论述。”



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封面



在写作过程中,几经综合思考,提炼概括,从总体架构上,分了四大部分:

- 第一部分,吕梁文学艺术的文化构成;
- 第二部分,吕梁文学艺术的历史扫描;
- 第三部分,吕梁文学艺术的特色;
- 第四部分,吕梁文学艺术家功不可没。

具体在每一个部分中,又分几个观点,加以论述。比如,在论述吕梁文学艺术的文化构成部分,围绕以下几个观点展开:

漫步吕梁文学艺术长廊,不难发现,吕梁文学艺术的历史文化渊源,大致由以下几方面的文化元素构成。

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文化,是吕梁文学艺术的基石。

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文艺思想,是吕梁文学艺术的灵魂。

积淀深厚的本土文化,是吕梁文学艺术的基本内容。

此外,吕梁文学艺术也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。

展现在我们面前的《吕梁文学艺术大系》,基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,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革命根据地文化,



在论述吕梁文学艺术特色部分,《总论》写道:

当我们大略地勾勒了吕梁文学艺术的发展轨迹之后,应该想到的是,吕梁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了一些什么特色呢?

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学艺术门类,面对浩瀚多姿的文学艺术作品,要做某种特点、特色性的概括,确有一定难度。但是,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、特点、个性一样,吕梁文学艺术也应该有其独特之处。只要我们从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,从文学艺术作品产生的因果关系,结合吕梁人文地理特点,历史地具体地进行探索研究,



既然是论述吕梁文学艺术,在语言风格上,就不能是干巴巴的论文语言,必须运用散文的语言论述。《总论》以夹叙夹议的笔调,叙述有散文的特色,以材料的丰富和文笔的多姿见长;议论有论文的特点,以论点的深刻和分析的透辟取胜,力争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。

由于篇幅所限,这里不能多加列举,只将《总论》的开头、结尾,予以展示,从中亦可看出全文的语言风格。

“伴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滚滚车轮,沐浴着古今中外人文历史的雨露阳光,植根于厚重



一曲悲歌白石颂

——评马鸿宾长篇小说《白石风月》

□ 周俊芳



到吕梁汾阳,参加长篇小说《白石风月》新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。

此书的主要作者讲述的是一曲抗战的悲歌,是一幅抗战英雄的群像图谱。

烽火吕梁山,英雄壮志酬。这段可歌可泣的传奇,发生在汾阳一个古老的村庄——白石村。村里有个白石火车站,现在已经废弃,但在抗战时期,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,是从平遥到汾阳的必经之地。

白石,是村名。风月就不能不让人遐想。风月,鲁迅有杂文集《准风月谈》,苏轼有诗“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。”欧阳修有诗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二百年。”……《白石风月》中,作者采用散文诗来渲染和描摹,让本来枯燥的题材,在人物内心和环境烘托上,呈现出史诗般的叙事方式。阅读便有了更多空间感和想象力,风月之味便可见一斑。

《白石风月》中有大量汾阳习俗风物的描写,这些看似无关的文字,让整个作品充满了丰富的乡土气息。闲笔不闲,恰如风月。作者展现了白石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,亦铺陈了汾阳当地风土人情,如一幅卷轴的风情画卷,徐徐打开,有壮怀激烈,有烟火味道,有延绵的历史……足见,书名“风月”二字,绝非男女之情,也非“莫谈国事,多谈风月”,乃清风明月、岁月如歌。

一个村庄,最好的传承和内涵,不是富贵商贾多寡,不是规模形制独特,而是人文精神,和面对侵略者的胆识与气节。书中描写的都是小人物,在白石火车站任警务段段长胡秉全等舍生取义的“七壮士”,还有白石村农会副主席、秘书任爱勤、晋绥八分区六支队和汾阳游击大队的战士们……他们是中国军民抗战的一个缩影,是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横截面。

能够在这样一个微观层面,反映全民抗战的宏大主题,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作者以小说的笔法,呈现了非虚构的创作。这种虚实相结合的写作方式,给人一种新奇又真实的阅读体验。

在小说中,作者虚构了一个世界,一个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有场景的天地。犹如一座硕果累累的院子,一个个人物像一棵棵树一样,生长延展,定格在小说当中。但一些重要节点上的定格瞬间,都曾真实发生过,真实存在过。

白石村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,火车站和三官庙也是真实存在,百姓口中的英雄后人,也是真实存在的……他们有疼痛,有追思,有后续,这种感觉有点像蒙太奇,画面在一帧一帧地过,连贯性的小说的叙事

中,在某一帧就是黑白的,被定格在脑海,被定格在群体记忆中,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当中……

汾州是个有故事的地方,似乎有说不完的陈年往事,有无数的宝藏等待挖掘。一个小小的白石,就有那么多不寻常的故事,通过小说创作,被看到,被关注,被后人记忆,无疑是对社会和时代的功绩。

马鸿宾,做过公社放映员、秘书,做过县政局财税员、县委经管员、县委组织部组织员、文化局局长、编制办主任、民政局党支部书记,但其实,他一直在做一件事,写作。作为汾阳人民作家,马鸿宾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,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,都带着对故乡汾州致敬的意蕴。

现在一些老百姓口中传颂的英雄,在一些县志典籍中难以找到,年轻一代更是鲜有人知。英雄不怕死亡,英雄怕的是被遗忘。如何将这些品质传承,如何将一些民间英雄不被遗忘,就需要像马鸿宾一样的文化传播者,文学创作者,去捡拾、发掘和书写。

能够有这样一方土地,提供丰沛的创作素材,能够有这样一批作家,关注汾州的古往今来,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如古语所说,就是两好搁一好!

马鸿宾的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散见于省内各大报端。其中80万字的文化小说《风生水起》令人赞叹。如作家张石山评价,“能够看出作者内在的文化底蕴和积年历练的文学修为,能够看出作者本身人格追求所达到的高度。”鲁奖评委王春林教授说:一册在手,人间烟火妖娆,文化万象尽览。导演贾樟柯赞叹,是以本土文化为原点,演绎出与世盘根错节接轨的多彩画面。此作,也是一幅故乡的水墨画,山川秀色、市乡风情尽现笔端。省作协主席李骏虎评价,用笔犹如他演奏二胡,含蓄、温暖、深沉、安稳。世俗气中藏大美,民俗铺排中接地气,大热闹中有大静,人声鼎沸中闻禅音……原来,马鸿宾还通音律,擅书法,多才多艺。

文化艺术,根子上是相通的。文学有了艺术的加持,文字也好,想象力也好,都感染了艺术的气息,有了趣味和光芒;而艺术门类,绘画、书法、音乐等,到了一定程度,必然要有文化底蕴。否则就只能成为“匠”,而绝不会成为“家”。

同理,能够把文学艺术、民间文化等融为一体,才能感受到更高层次的美学体验。这才是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承的最终目标。

马鸿宾的长篇小说《丁香花开时》,也是一本书写汾阳人文风物的大部头。在虚与实之间,展示出小说鸿篇架构的特色。足见,作者在非虚构创作上的大胆尝试,及对此类小说写作形式的娴熟运用。

期待马鸿宾有更多的作品,能挖掘出更多接地气,有温度的故事,为地域文化传承发展,作出自己的贡献和成绩!

也期待有更多像马鸿宾一样的地域文化研究者,关注本土,扎根乡野,深耕乡邦文化,挖掘出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,让风月之歌传播开来。